



红与黑

〔法〕斯汤达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红 与 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375印张 2插页 61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000册

书号：10313·35

定价：0.35元

译者前言

斯汤达 (Stendhal, 1785—1842) 是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斯汤达本名亨利·贝尔 (Henri Beyle)，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于格勒诺布尔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从小憎恶思想保守的父亲，而敬爱具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在外祖父影响下，他很早就阅读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

一七九六年，斯汤达进入当地的中心学校学习，受到了进步教育。一七九九年毕业后到巴黎，在军事部门任职，跟随拿破仑的大军征战各地。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他离开巴黎，来到意大利的米兰，与从事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烧炭党人有交往，并参加了浪漫主义运动。一八二一年，烧炭党人起义失败，他被迫离开米兰回到巴黎，对复辟王朝的反动和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直接参加了新文学思潮对伪古典主义的斗争。举世闻名的小说《红与黑》就是在此思想基础上写成的。这部小说标志着斯汤达文学创作的最高峰。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斯汤达被任命为驻意大利某滨海小城的领事，直至一八四〇年逝世。

除《红与黑》（1830）外，斯汤达的主要作品还有：《阿尔芒斯》（1827）、《法尼娜·法尼尼》（1829）、《吕西安·娄凡》（1833-1836）、《帕尔玛修道院》（1839）等。

《红与黑》的故事发生在封建贵族阶级的复辟时期。

在法国东部的维里埃尔小城，有个木匠的儿子名叫于连。他从小崇拜拿破仑，梦想以后从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拿破仑垮台后，他的梦想变成泡影。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他投靠谢朗神甫，并把拉丁文《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从而以高薪受聘于市长德·雷纳尔先生，在他家任家庭教师。不久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事情暴露后，于连只得离开维里埃尔市。

后经谢朗神甫介绍，他到贝藏松神学院学习。这期间，他投靠神学院院长彼拉神甫，卷入了教会内部的宗派斗争。彼拉神甫受教会特务组织耶稣会排挤而离开神学院时，把他介绍给巴黎极端保王党的重要人物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于连的聪明才干很快又深得侯爵赏识，并在侯爵策划的政治阴谋中充当忠实工具。这时，他与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又有了私情。正当侯爵准备给他一块地产，使其成为贵族时，教会特务逼迫市长夫人写了封密告信，从而使他的锦绣前程毁于一旦。他盛怒之下，开枪射击市长夫人，轻伤其肩骨，最后被判处死刑。

于连的悲惨遭遇说明，在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封建贵

族和教会势力是不允许象于连这样出身微贱的青年跻入上层社会的。本书通过这个故事充分揭露了复辟势力的种种罪恶和他们的反动本质。

在斯汤达的笔下，德·雷纳尔市长是个唯利是图的庸俗之辈，而其夫人则是朴实、单纯、毫无生活经验的名门闺秀。市长娶她为妻，主要是想得到她姑母的一大笔遗产。德·雷纳尔夫人虽然一心想当贤妻良母，但是当她向丈夫披露内心活动和痛苦时，得到的往往是丈夫的轻蔑、嘲笑和粗鲁的对待，这象一把尖刀插在她的心上。因此，他们的结合本身就隐藏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于连闯入她生活之后，她与丈夫的矛盾激化了，以致发展到了与于连发生暧昧关系。这件事也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复辟势力的罪恶。

小说题为《红与黑》是因为“红”代表充满英雄业绩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拿破仑帝国；“黑”代表教会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这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

苏联文豪高尔基评价这书时说：“斯汤达的才能的力量在于，他把一件平凡的刑事案件提高到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哲学的研究境界。”

下面发表的是《红与黑》的前一部分，即于连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任家庭教师的经历，由法国作家博蒙改写。改写本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和人物形象，语言简洁，内容集中。

施力嘉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中人物

于连·索雷尔：十九岁，青年工人，聪明、漂亮，但性格脆弱。记忆力极强。他想跻进上流社会，竭力反对当时的社会。

索雷尔老爹：老农民，后为木匠，为人吝啬、冷漠。

于连的两个哥哥：工人，身强力壮，与其父一样，目不识丁，瞧不起自己的兄弟于连。

索雷尔的表亲：拿破仑军队里的前外科医生，后回维里埃尔，卒于索雷尔老爹家。他教会于连拉丁语，并使其仰慕拿破仑。

谢朗神父：维里埃尔本堂神甫，为人忠厚、直率，教于连神学课，准备培养他当教士。

富凯：木材商，于连幼年的朋友。

德·雷纳尔先生：贵族，1815年路易十八回朝执政时任维里埃尔市市长，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但是仇恨与己持不同意见的人。

瓦勒诺先生：德·雷纳尔先生过去的朋友。德·雷纳尔先生帮助他当上了市长助理，并委任他独立管理“贫民收容所”。

德·雷纳尔夫人：某富室贵族家的闺秀，从小在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修女们中间受教育长大，十六岁结婚，毫无生活经验。

戴维勒夫人：德·雷纳尔夫人的女友。

艾莉莎：德·雷纳尔夫人的女婢。

副省长夏尔科·德·莫吉隆：雷纳尔家的朋友。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书中人物·····	1
小城·····	1
市长·····	3
穷人的福气·····	4
父与子·····	10
谈判·····	14
充满温存的目光·····	20
对富人的憎恨·····	26
小风波·····	34
乡村的一晚·····	41
一颗高傲的心与一笔小小的收入·····	50
家财万贯的工业家·····	54
一次旅行·····	59
时髦的袜子·····	66

钢制剪刀·····	72
鸡鸣·····	77
第二天·····	81
市长第一助理·····	87
思想使人痛苦·····	92

小 城

维里埃尔是法国东部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城里的房子一色白墙、尖顶、红瓦，一栋栋点缀在山坡绿树丛中。离山脚下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叫杜伯河。

维里埃尔的北面有一座高山挡着。冬天积雪融化，雪水从山上奔腾而下，穿过小城，流入杜伯河，给无数锯木厂带来了勃勃生机。锯木工业并不复杂，城里大部分居民（其中大都是农民，有资产的人较少）都靠它过着小康生活。不过，近几年来，城里居民生活殷富，靠的主要不是锯木工业，而是新兴的织布业。

进城之后就可以看见一台庞大的机器，轰隆轰隆直响，外形看起来挺可怕。凡是走过那里的人，无不被它所吸引，湍急的河水流过，带动机器上的轮子，把二十只沉重的铁锤送到半空，然后突然轰的一声笔直锤打下来，把地面震得直颤。

每只铁锤每天不知要打出多少万只铁钉。如果去瑞士旅行的旅客，到了维里埃尔，问起这座漂亮的工厂是谁家

所开，那么，谁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嗨！当然是市长先生开的喽。”

维里埃尔大街就是从这家工厂开始的，沿着山坡一直通到山顶，市政厅就设在那里。如果这位旅客在这条大街上停上一会儿，他准能遇见一位风尘仆仆、神气活现的高个子男人。

这个男人打大街走过，路上的行人纷纷脱帽向他致意。他的头发几近斑白，胸前佩戴着好几枚勋章。他前额宽大，相貌堂堂。但是，用不多久，这位旅客就会发现他身上有股自鸣得意的劲儿，发现他唯一的能耐就是：能让欠他钱的人分秒不差地归还欠债，能让他把自己欠人家的钱，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还。

他就是维里埃尔市的市长——德·雷纳尔先生，祖祖辈辈居住本地。他迈着方步，穿过街心，走进了市政厅，至此，这位旅客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但是，这位旅客如能再往山坡上走上百步左右，他就能看到一座相当漂亮的房子，从房子周围的铁栅栏望去，还能见到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

房子和花园都是德·雷纳尔先生的家产，他正想把自己的花园一直扩展到河边。遗憾的是，这块地方六年前已经被索雷尔老头的锯木厂侵占。为了让这个农民下决心把自己的厂房往河的下方、地势更理想的地方挪动一下，德·雷纳尔得给他一块比现在的厂房大四倍的地皮，而索雷尔老爹呢（打从他发迹以后，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则利

用这位邻居急着要这块地皮的迫切心情，除地皮外又敲走了他六千法郎的巨款。这次买卖成交之后，凡是本地稍有头脑的人都说这次交易极不公平。有个礼拜天（离现在已有四年了），德·雷纳尔先生远远望见索雷尔老头站在他三个儿子中间冲着他直笑，这才明白自己失算了，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那些为人老实、办事公道的人，那些嘴里的舌头既能捧人也能伤人的人，他们该怎么想呢？公众舆论的影响很大，而且都愚蠢之极，法国的其他城市或者美国的情况莫不如此，难道维里埃尔小城能例外吗？

市长

德·雷纳尔先生真走运，他自掏腰包在小城最高的地方修了一道堤墙，还开辟了一块专供大家散步、观光的地方。站在那儿，可以居高临下饱览维里埃尔四周那些郁郁葱葱的深邃山谷和周围的秀丽景色。对市长先生这一义举，大家深为感激，因为外国人来得越来越多，旅店老板的钱也越赚越多。能够赚钱，对这个美丽小城的居民来说，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喽……

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德·雷纳尔先生挽着自己的夫人，双双在山顶那块新辟出的地方散心。

德·雷纳尔夫人看上去约莫三十岁光景，但是长得还相当标致。表面上她象是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丈夫振振有词地说话，但是心里很不放心，两只眼睛一直盯着自己三个

儿子的一举一动。她的大儿子大约十一岁，不时地走到堤墙跟前，想爬上去。每当这时就听见有人轻轻地呼唤着阿道尔夫的名字。听到喊声，孩子随即放弃了爬墙的打算。

脸色比平时稍显苍白的德·雷纳尔先生，开口说道：“这位巴黎来的漂亮先生会后悔的。我有好几位朋友全在皇上身边工作哩……”

这位从巴黎来的漂亮先生叫阿佩尔。德·雷纳尔先生非常讨厌他。两天前，他竟然溜进监狱、贫民收容所和市长先生亲自管理的济贫医院去私访，而且连本地几个有名的大地主家他也都钻进去了。

德·雷纳尔夫人腴腆地说：“你在管理贫民收容所财务问题上，廉洁奉公，这位巴黎来的先生能把你怎么样呢？”

“他是专来找碴儿的，然后就写文章拿到反对派自由党报纸上去发表！”

“可是这些报纸你是从来不读的呀，我的朋友。”

“不许有人跟我们谈起上面所登的文章吗？这一切很分散我们的精力，妨碍我们办慈善事业。至于我个人嘛，我一辈子都饶不了这个神甫。”

穷人的福气

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甫虽说已有八十高龄，但是因为山上的空气新鲜，他不但身板硬朗，而且养成了刚强的性格。他有权（知道这点很重要）随时参观监狱、医院和贫

民收容所，别看收容所的所长是副市长瓦勒诺先生。

阿佩尔先生考虑很周到，他把到达这座小城的时间安排在早晨六点钟。巴黎方面是介绍他来见本堂神甫的，所以他一到就跑去找神甫去了。

本堂神甫叫谢朗，他读完本省最大的地主德·拉莫尔先生写给他的介绍信，沉思片刻，自言自语道：“我是个老人，深受本地人的爱戴，他们不敢把我怎么的！”说完就转过脸来瞅着巴黎来的先生。虽然他年事已高，而且办这件事要冒不少风险，但是眼神里仍然闪烁着火一般的热情，为了表示他很乐意办这件行善积德的好事。他说：

“随我走吧！先生。不过，不管遇到谁，你什么意见也别提。”

阿佩尔先生明白自己遇到了好人。他跟着神甫，参观了监狱、医院和贫民收容所，提了很多问题，虽然听了回答，他目瞪口呆，但是还是一言不发。

参观已经延续了好几小时了。神甫请他共进午餐。他推说自己有好些信要写，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不愿再给这位慷慨的神甫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快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们参观完了监狱和贫民收容所，正想往回走，突然发现门口有个看守已经吓得面如土色。原来他已经接到了省长派近卫兵连夜骑马赶送来的命令，禁止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和贫民收容所。

“努瓦罗先生，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我都有权进入监狱，而且我愿让谁陪着就让谁陪着，这一点你总该记得

吧？”

看守低着头，小声回答说：“记得，记得，神甫先生。不过，我家里有老婆孩子，是指靠这份差使养家糊口的呀！”

“我跟你一样，也怕丢掉差使……”，好心的神甫接着说，声音有些激动……

这件事在维里埃尔这个小地方闹得满城风雨，掀起了当地居民对自由党的仇恨。德·雷纳尔先生这时跟妻子谈的正是这件事。这天上午，他带着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赶到神甫那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谢朗神甫孤立无援，掂量出了他们话里威胁的份量，说：

“好吧，先生们！我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可能就要成为你们撵出本区的第三个神甫。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五十六年，每天都给年轻夫妇主持婚礼，连他们祖父的婚礼都是我主持的。维里埃尔就是我的家。我看到这位外乡人的时候，心里也曾想过：‘这位从巴黎来的人可能真的是自由党人，百分之九十是真的；但是，他能对咱们穷苦百姓，对咱们的囚犯，做出什么坏事来呢？’”

德·雷纳尔先生（特别是那位瓦勒诺先生）骂得越来越凶，这位老态龙钟的神甫终于带着颤抖的声音喊了起来：

“好吧，先生们！你们把我撵走好了！不过四十八年前，我父亲临死时留给我一块地。我今后就靠田产收入生活。先生，我，在任职期间，并不是没有积蓄，所以，我

不怕你们撤我的职……”。

德·雷纳尔先生同妻子相处得一直非常和睦。可是这次，听到她腼腆地反复问他“这位从巴黎来的先生能对穷人和囚犯做出什么坏事来呢？”竟然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他终于恼羞成怒，正待发作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夫人一声惊叫，原来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已经爬到山崖边那道堤墙上，正在上面跑呢。要知道那道堤墙有七尺多高，墙的外面就是葡萄园呀！德·雷纳尔夫人怕把儿子吓得一下子从堤墙上掉下去，所以没敢叫他。孩子笑着，对自己的英勇壮举感到十分自豪，可是当他看到母亲已经吓得脸如土色时，随即跳到地上，跑到她的身边，挨了她好一顿埋怨。

这场小小的风波发生之后，德·雷纳尔夫妇的话题立即变了。只听德·雷纳尔先生说：

“这次非得把锯木工的儿子索雷尔请到家来不可。孩子开始淘气，咱们管不了，还是请他来管教吧。这小子正在准备当教士。本堂神甫在给他上课。前几天神甫还对我说过：‘他精通拉丁语，而且性格倔强。’有这样的人教，孩子会有长进的。我准备给他三百法郎酬金，外加膳食费。

“可是，我对他的道德观有些怀疑。他家里寄宿过一个老头，说是索雷尔家的表亲，是个外科医生。这个人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拿破仑在意大利发动的战役，他全都参加了，还得过荣誉勋章，听说还拥护过共和制度。索雷尔

的儿子就曾是他眼中的宠儿。

“索雷尔儿子的拉丁语就是这个自由党人教的。这老头死的时候还把自己带来的书全部留给了他，所以，我本来不打算把这么一个工人的儿子安排在我儿子身边的，自从那次地皮交易之后，我们就互不来往了。不过，就在那次事情发生的前一天，本堂神甫曾对我说，索雷尔的儿子不是自由党人。”

德·雷纳尔先生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自己的妻子，接着又说：“我请他来还有一层理由，瓦勒诺给自己的马车配了两匹高头大马，你看他那不可一世的样子！不过，他的孩子们却没有家庭教师！”

“那他很可能会把我们的这位抢走的。”

“噫！这就是说，你同意我的打算了。”德·雷纳尔先生立即接口说。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作为对妻子的感谢，感谢她刚才对自己的明智启发。“好，事情就这样决定吧。”

“我的天！你决定得这么快！我亲爱的伙伴。”

“那是因为我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这一点本堂神甫看得最清楚。说实在的，我们周围全是自由党人，而且我敢肯定这些新布商谁都嫉妒我，其中有那么两三个就要发迹成为家资万贯的巨富了。这下让他们瞧瞧吧，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德·雷纳尔先生的公子由家庭教师领着，打他们眼皮子底下走过吧！我祖父年幼时，也有家庭教师来着。当然啦，这得花去我三百法郎，不过象我们这样地位的